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三

石六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十世

雪竇顯禪師法嗣

越州稱心省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石六

舒州投子法宗禪師時稱道者僧問如何是道者

家風師曰袈裟裏草鞋曰意旨如何師曰赤

脚下桐城

天台寶相蘊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堂

堂八尺餘

甚麼良久曰三十年後莫孤負人卓拄杖下
座

泉州承天傳宗禪師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
則時如何師曰承天今日高堅降旗僧便喝
師曰臨濟兒孫僧又喝師便打問如何是般

迴出古今真機獨露惺驪珠而鑑物物物流
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絕迹把定則摩竭掩
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搖頭寒山拊掌且

若體師曰雲籠碧矯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
月在清池處州南明日慎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
別師曰水天影交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

松竹聲相寒

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下曰瞬目揚眉處憑君子細看

平江府水月寺惠金典座依明覺於雪竇聞舉須彌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殿軒覺問汝名甚麼曰惠金覺曰阿誰惠汝金曰

五
二

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曰即今齋曰這裏容和尚不得

修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庸大學叅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邪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曰

清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與麼去也覺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檳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覺曰勘破了也公大笑

延慶崇禪師法嗣

廬山圓通居訥祖印禪師梓州人姓蹇氏生而英特讀書過目成誦十一出家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後肄業講肆耆年多下之會禪者南遊回力勉其行於是徧參荆楚間迄無所得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因讀華嚴論有省後游廬山道價日起由歸宗而遷圓通仁廟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師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大覺連應詔及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天下賢師知

人也僧問祖剎重興時如何師曰人在破頭

山曰一朝權在手師便打

百丈映禪師法嗣

臨安府慧因懷祥禪師上堂南山高北山低

日出東方夜落西白牛上樹覓不得烏鵲入

水大家知且道覓得後又如何良久曰堪作甚麼

臨安府慧因義寧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摩耶夫人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悉達太子

南華緣禪師法嗣

齊州興化延慶禪師上堂言前薦得孤負平生向後投機全乖道體離此二途祖宗門下又且如何良久曰眼裏瞳兒吹木笛

韶州寶壽行德禪師冬日在南華受請示衆

曰新冬新寶壽言是舊時言若會西來意渡斯上舶船

韶州白虎山守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有眼無鼻孔

北禪賢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上堂拈拄杖曰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超佛超祖之談是誑諱閻閻若論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得作麼生是衲僧門下事良久曰多虛不如少實擊香臺下座

五十六
臺下座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幼棄家依

郡之崇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游方名著叢席浮山遠和尚嘗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腳樣子也恭北禪禪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禪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

般禪曰汝道我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禪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曰安樂禪曰向汝道甚麼師曰教和尚莫亂統禪曰念汝新到不能打得你師曰某甲亦放和尚過茶罷禪問鄉里甚處師曰漳州禪曰三平在彼作甚麼師曰說禪說道禪曰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禪曰夜半放烏鵲師留北禪最久於是師資敲唱妙出一時晚至西山瞻雙嶺深遂棲息三年始應法昌之請師在雙嶺受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畫曰這箇即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鼻孔師曰恁麼則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

沙努眼睛師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師曰這般漢有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畫一畫曰宗門事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便掌英曰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曰也是老僧招得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祇要時人知有如貧子衣珠不從人得三世諸佛祇是弄珠底人十地菩薩祇是求珠底人汝等正是鈴鐺乞丐懷寶迷邦靈利漢纔聞舉著眨上眉毛便知落

處若更踏步向前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示衆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上堂汝若退身千尺我便當處生芽汝若覲面相呈我便藏身露影汝若春池拾礫我便撒下明珠直得水灑不著風吹不入如箇無

孔鐵鎌相似且道法昌還有爲人處也無良久曰利刀割肉瘡猶含惡語傷人恨不銷上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夢初足携筇縱步出松門是處桃英香馥郁因思昔日靈雲老三十年來無處討如今競愛摘楊花紅香滿地無人掃上堂拈起拄杖曰我若拈起你便喚作先照後用我若放下你便喚作先用後照我若擲下你便喚作照用同時忽然不拈不放你向甚麼處卜度直饒會得個儻分明若遇臨濟德山便須腦門著地且道伊有甚麼長處良久曰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不是山上堂夜半烏鵲誰捉去石女無端遭指注空王令下急搜求唯心便作軍中主雲門長驅鴻山隊伍五位槍旗布三玄戈弩藥山持刀青原荷斧石葦彎弓禾山打鼓

陣排雪嶺長蛇兵屯黃塞飛虎木馬帶毛烹泥牛和角煮賞三軍犒師旅打葛藤分露布截海颶塵橫山簸土擊玄關除徼路多少平人受辛苦無邊刹海競紛紛三界聖凡無覓處無覓處還知否昨夜雲收天宇寬依然帶月啼高樹上堂閑來祇麼坐拍手誰賡和回頭忽見簸箕星水墨觀音解推磨拍手一下曰還會麼八十翁翁雖皓首看看不見老人容上堂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鎌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勲妄自修因證果喝曰但能一念回光定脫三乘羈鎖黃龍南禪師至上堂擎雲攫浪數如麻點著銅睛眼便花除却黃龍頭角外自餘渾是赤斑蛇法昌小刹路遠

山遙景物蕭疏游人罕到敢謂黃龍禪師曲
賜光臨不唯泉石生輝亦乃人天欣悅然雲
行雨施自古自今其奈爐鞴之所鈍鐵尤多
良醫之門病者愈甚瘞病須求靈藥銷頑必
藉金錘法昌至這裏有幾箇探根阿師病者病
在膏肓頑者頑入骨髓若非黃龍老漢到來
總是虛生浪死拈拄杖曰要會麼打麵還他
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僧問古鏡未磨時
如何師曰却須磨取曰未審如何下手師曰
鏡在甚麼處僧遂作一圓相師便打曰這漆
桶碌碡也不識師與感首座歲夜喫湯次座
曰昔日北禪分歲曾烹露地白牛和尚今夜
分歲有何施設師曰臘雪連山白春風透戶
寒座曰大眾喫箇甚麼師曰莫嫌冷淡無滋味
一飽能消萬劫飢座曰未審是甚麼人置

辨師曰無慚愧漢來處也不知英勝二首座
到山相訪英曰和尚尋常愛點檢諸方今日
因甚麼却來古廟裏作活計師曰打草紙要
蛇驚英曰莫塗糊人好師曰你又刺頭入膠
盆作甚麼英曰古人道我見兩個泥牛鬪入
海所以住此山未審和尚見箇甚麼師曰你

他時異日有把茆蓋頭人或問你作麼生紙
對英曰山頭不如嶺尾師曰你且道還當得
住山事也無英曰使饅不及掩鼻師曰還曾
夢見古人麼英曰和尚作麼生師展兩手英
曰鯤跳不出斗師曰休將三寸燭擬比太陽
輝英曰爭奈公案見在師曰亂統禪和如麻
似粟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爲法喜
之游師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十
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徐

覽偈聳然邊靈源清禪師同往師方坐寢室

以院務誠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護惜常住每自蒞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屏息遂擲杖投牀枕臂而化

五六八

福州廣因擇要禪師上堂王臨寶位胡漢同風紐半破三佛殿倒卓藏身句即不問你透出一字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花心上堂古者道祇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且如何是諸上座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不飛舟自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長安東洛陽西問如何是佛師曰福州橄欖兩頭尖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隈巖傍壑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前山後山

開先暹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饒州浮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光上燭鬚髮爪齒宛然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常發言成章語合經史閭里先生稱曰神童年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再舒洞明今古才思俊邁風韻飄然志慕

空宗投師出家試經圓具感悟夙習即徧參尋投機於開先法席出爲宗匠九坐道場四衆傾向名動朝野神宗賜高麗磨衲金鉢以旌師德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木頭雕不就五六九曰恁麼則皆是虛妄也師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問如何是諸佛說到底法師曰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曰學人未曉請師再指師曰九萬里鵬從海出一千年鶴遠天歸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閉口深藏

舌曰學人未曉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問
大修行人還入地獄也無師曰在裏許曰大
作業人還上天堂也無師曰鯤跳出斗曰
恁麼則鑊湯爐炭吹教滅劔樹刀山喝使摧
師曰自作自受乃曰適來禪客出衆禮拜各
以無量珍寶布施大衆又於面門上放大光
明照耀乾坤令諸人普得相見於此明得可
謂十方諸佛各坐其前常爲勞生演說大法
豈假山僧重重註破如或未然不免橫身徇
物乃橫按拄杖曰萬般草木根苗異一得春
風便放花上堂寒寒風撼竹聲乾水凍魚行
澀林疎鳥宿難早是嚴霜威重那堪行客衣
單休思紫陌山千朵且擁紅爐火一攢放下
茱萸空中竹榦倒却迦葉門前剝竿直下更
云不會算來也太無端衆師一日與學徒入

室次適東坡居士到面前師曰此間無坐榻
居士來此作甚麼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坐
榻師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即請坐道
不得即輸腰下玉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
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祇如山

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
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
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
石六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牀病骨難
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
院奪得雲山舊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
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佯狂老
萬回

東京智海本逸正覺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
如何師曰青青河畔草曰磨後如何師曰鬱

夢園中柳曰磨與未磨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還我鏡來僧擬議師便喝上堂開口是合口是眼下無妨更著鼻開口錯合口錯眼與鼻孔都拈却佛也打祖也打真人面前不說假佛也安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寬此乃一出一入半合半開是山僧尋常用底敢問諸禪德刹竿因甚麼頭指天力士何故擅起拳良久曰參上堂拈拄杖曰這拄杖在天也與日月並明在地也與山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蒲鞭在百姓也防身禦惡在衲僧也畫橫肩上渡水穿雲夜宿旅亭擰門柱戶且道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爲要會麼有時放步東湖上與僧遇指遠山青擊禪牀下座上堂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書處得一法門超情離見絕妙絕玄爰自染神逾六十載今日

輒出普告大眾若欲傳持宜當諦聽遂曰寒原耕種罷牽犢負薪歸此夜一爐火渾家身上衣諸禪德逢人不得錯舉上堂古者道接物利生絕妙外錫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應用恰好諸禪德還會麼菜園牆倒晴方築房店籬穿雨過修院宇漏時隨分整兒孫大小盡風流上堂舉暹和尚道寒寒地爐火暖間坐蒲團說迦葉不是談達磨無端此也彼也必然一般師召大眾曰迦葉甚處不是達磨那裏無端若檢點得出彼之二老一場慚懼若檢點不出三十年後莫道不被人瞞好上堂我有這一著人口裏嚼嚼得破者速須吐却嚼不破者翻成毒藥乃召諸禪德作甚麼滋味試請道看良久曰醫王不是無方義千里蘇香象不回道士問如何是道

師曰龍吟金鼎虎嘯丹田曰如何是道中人
師曰吐故納新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
曰骨鶴顛崖上冲天昧米民

越州天章元楚寶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曰便恁麼會時

如何師曰迢迢十萬不是遠上堂鼓聲錯落
山色崔嵬本旣不有甚處得來良久曰高著

眼

欽山勤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圓應禪師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
之談師曰喫粥喫飯

青原下十一世

雲居舜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隨州時氏子僧問
古人說不到處請師說師曰夫子入太廟曰

五

三

學人未曉師曰春暖柳條青問如何是急切
一句師曰火燒眉毛問祖師面壁意旨如何
師曰撐天拄地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落
七落八問二祖立雪齊腰意旨如何師曰三
年逢一閻曰爲甚麼付法傳衣師曰村酒足
人酷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西瞿耶尼
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泗州大聖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髮長僧貌醜曰未審意旨如
何師曰閉戶怕天寒問南禪結夏爲甚麼却
在蔣山解師曰衆流逢海盡曰恁麼則事同
一家師曰夢裏到家鄉上堂來不來去不去
脚下須彌山腦後擎天柱大藏不能宣佛眼
不能覩諸禪德漸老逢春解惜春昨夜飛花
落無數上堂畫一圓相以手拓起曰諸仁者
還見麼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諸人若也

未見莫道南明長老措大相却於寶華王座
上念中秋月詩若也見得此夜一輪滿清光
何處無上堂要去不得去要住不得住打破
大散關脫却壞生袴諸仁者若到臘月三十
日且道用箇甚麼良久曰柳絮隨風自西自

五十六

十三

東上堂古人恁麼南禪不恁麼古人不恁麼

南禪却恁麼大眾還委悉麼王婆衫子短李
四帽簷長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一下曰
以此功德祝延聖壽便下座上堂時人欲識
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多
無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鎖
鐘鳴處師因雪下上堂召大眾曰還有過得
此色者麼良久曰丈殊笑普賢嗔眼裏無筋

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

免紙裹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
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師晚奉詔住大相
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
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
議得皮得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

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明州天童澹交禪師僧問臨雲閣聳太白峰
高到這裏如何進步師曰但尋荒草際莫問
白雲深曰未審如何話會師曰寒山逢拾得
兩箇一時癡曰向上宗乘又且如何舉唱師
曰前言不及後語上堂也大奇也大差十箇
指頭八箇錦由來多少分明不用鑽龜打瓦
便下座

建州崇梵餘禪師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德
山棒難逢作者和尚今日作麼生師曰山僧

被你一問直得退身三步脊背汗流曰作家
宗師今日遭遇師曰一語傷人千刀攬腹僧
以手畫一畫曰爭奈這箇何師曰草賊大敗
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孤峰無宿客
曰不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灘峻不留
至
船曰恁麼不恁麼則且置穿過觸體十五一句作
麼生師曰堪笑亦堪悲上堂直須向黑豆未
生芽時構取良久召大眾曰効去遠矣

虔州慈雲院修慧圓照禪師上堂片月浸寒
潭微雲滿空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真消息還
有達道人麼微雲穿過你觸體片月觸著你
鼻孔珍重

大鴻宥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慧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
句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斷衆

流句師曰鐵山橫在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
句師曰船子下揚州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
曰灰飛火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
水出崑崙十六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鐵
牛步春草間隻履西歸當爲何事師曰爲緣

生處樂不是厭他鄉曰如何是當面事師曰
眼下鼻頭垂上堂心隨相起見自塵生了見
本心知心無相即十方刹海念念圓明無量
法門心心周匝夫如是者何假覺城東際參
見文殊樓閣門開方親彌勒所以道一切法
十七門無盡海會同一法道場中拈起拄杖曰這
箇是一法那箇是道場這箇是道場那箇是
一法良久曰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觸體須
彌山拶破諸人鼻孔擊香臺一下曰且向這
裏會取上堂從無入有易從有入無難有無

俱盡處且莫自顛預舉來看寒山拾得禮豐

干

安州大安興教慧憲禪師上堂我有一條拄杖尋常將何比況採來不在南山亦非崑崙西嶂拈起滿目光生放下驪龍縮項同徒若也借看卓出人中之上擊香臺下座

育王璉禪師法嗣

臨安府佛日淨慧戒弼禪師僧問如何是毘盧印師曰草鞋踏雪曰學人不會師曰步步成蹤

婺州智者山利元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大用

承天簡禪師法嗣

現前不存軌則東方一指乾坤肅靜西方一指瓦解冰消南方一指南斗作竈北方一指北斗潛藏上方一指築著帝釋鼻孔下方一指穿過金剛水際諸人面前一指成得甚麼

張三黑李四

西嶂拈起滿目光生放下驪龍縮項同徒若

靈隱知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正童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夜行莫踏白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黃

安州大安興教慧憲禪師上堂我有一條拄杖尋常將何比況採來不在南山亦非崑崙

福州天官慎微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密門門長開三千大千微塵諸佛佛說法

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

夜霜風漏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九峰詔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法英祖鏡禪師本郡張氏子棄儒試經得度肄講延慶凡義學有因於宿德輒

邊事良久卓一下曰路上指奔鹿門前打犬兒

以詰師師縱辭辨之爲衆所敬忽曰名相迂
曲豈吾所宗哉乃參九峯峰見器之與語若
久在叢席因痛劄之師領旨自爾得譽住後
上堂三十六旬之始七十二候之初末後句
則且置祇如當頭一句又作麼生道拈拄杖

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急急如律令大衆山
僧恁麼舉唱且道還有祖師意也無良久曰
記得東村黑李四年年親寫在門前卓拄杖
下座宣和初敕天下僧尼爲德士雖主法聚
議無一言以回上意師肆筆解老子諳進上
覽謂近臣曰法英道德經解言簡理詣於古
未有宜賜入道藏流行仍就賜冠珮壇誥不
知師意者往往以其爲佞諛明年秋詔復天
下僧尼師獨無改志至紹興初晨起戴樺皮
冠披鵠毫執象簡穿朱履使擊鼓集衆陞座

石六

十七

召大衆曰蘭芳春谷菊秋籬物必榮枯各有
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道僕復僧尼且道
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衆曰吾頂從來
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無遮障
放出神光透碧天擲之于地隨易僧服提鶴

筆曰如來昔日貿皮衣數載慚將鶴筆披還
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
簡曰爲嫌禪板太無端豈料遭他象簡瞞今
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官擲之提朱
履曰達磨攜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腳走借
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遇
不如鵠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
朝拄杖化爲龍分破華山千萬重復倚肩曰
珍重佛心真聖主好將堯德振吾宗擲下拄
杖斂目而逝

玉泉皓禪師法嗣

郢州林溪興教文慶禪師上堂六六三十六
東方甲乙木嘉州大像出關來陝府鐵牛入
西蜀叅

夾山遵禪師法嗣

江陵福昌信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如何是
第一葉師提起坐具僧曰雲生片片雨點霏
霏師曰不痛不知傷僧曰這箇猶是風生雨
意如何是第一葉師將坐具撻一撻僧拍掌
師曰一任跨跳問如何是佛師曰東家兒郎

西家織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擲筆拋梭上
堂召大眾衆舉頭師曰南山風色緊便下座

天衣懷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
體貌厖碩所事淳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

安道昇禪師出家巾侍十載剃度受具又三
年禮辭遊方至池陽謁振宗宗舉天親從彌
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爲
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
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
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
師即心即佛時如何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
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命師開法瑞
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
刹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
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
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闢
相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召師爲慧林
第一祖旣至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旨就寺
之三門爲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

賜坐師即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師即舉盞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艤棹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爲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巖其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曰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問上是天

至

十九

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謝師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和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罪過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齊來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峩峩放下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牀下座上堂看看爍爍瑞光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刹土皆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

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叅
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
氣趯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
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
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師全

身塔于蘇之靈巖

石六

子

東京法雲寺法秀圓通禪師秦州隴城辛氏
子母夢老僧託宿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老
僧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游方魯
老之旣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
場嶺下魯後聞其所俄有兒生即往觀焉兒
爲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從魯姓十九試經
圓具勵志講肆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因聞
無爲軍鐵佛寺懷禪師法席之盛徑往參謁
懷問曰座主講甚麼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

何爲宗師曰法界爲宗曰法界以何爲宗師
曰以心爲宗曰心以何爲宗師無對懷曰毫
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
僧舉白兆參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師
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汝真法器
章示異日在汝行矣初住龍舒四面後詔居
長蘆法雲爲鼻祖神宗皇帝上仙宣就神御
前說法賜圓通號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
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何師曰赤土搽
牛糞曰謝師答話師曰你話頭道甚麼僧擬
議師便喝問陽春二三月萬物盡生芽未審
石六
道芽還增長也無師曰自家看取曰莫便是
指示處麼師曰芭蕉高多少曰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師曰這箇是白公底你底作麼
生曰且待別時師曰看你道不出上堂看風

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衆流未免依前滲漏量才補職寧越長短買帽相頭難得恰好直饒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有甚麼用處任是純鋼打就生鐵鑄成也須額頭汗出總不恁麼如何商量良久曰赤

心片片誰知得笑殺黃梅石女兒上堂山僧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喫椀茶湯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鎌硬似鐵上堂秋雲秋水青山滿目這裏明得千

足萬足其或不然道士倒騎牛叅上堂寒雨細朔風高咬沙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去許你具眼若也不識莫怪相瞞叅上堂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光觀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裹還會麼笑我者多晒我者少上堂衲僧家高揖釋

迦不拜彌勒未爲分外祇如半偈亡軀一句投火又圖箇甚麼良久曰彼彼住山人何須更說破師示疾謂衆曰老僧六處住持有煩知事首座大眾今來四大不堅火風將散各宜以道自安無違吾囑遂曰來時無物去時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久監寺惠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師曰珍重珍重言訖而逝

東京相國慧林院若冲覺海禪師江寧府鍾氏子上堂碧落靜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

五六

三三

如練清風來不歇林下道人幽相看情共悅諸仁者邇來道箇清風明月猶是建化門中事作麼生是道人分上事良久曰閑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上堂無邊義海咸歸顧眄之中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內你諸

人築著磕著因甚麼却不知良久曰莫怪山僧太多事光陰如箭急相催珍重

真州長蘆應夫廣照禪師滁州蔣氏子僧問古者道如來禪即許老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未審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同是別師曰一

箭過新羅僧擬議師便喝問識得衣中寶時如何師曰你試拈出看僧展一手師曰不用指東畫西寶在甚麼處曰爭奈學人用得師曰你試用看僧拂坐具一下師曰衆人笑你上堂召衆曰江山遶檻宛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麗若神仙洞府森羅萬象海印交參一道神光更無遮障諸人還會麼良久曰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參上堂顧大眾曰這箇為甚麼擁不聚撥不散風吹不入水灑不著火燒不得刀斫不斷是箇甚麼衆中莫有釘

觜鐵舌底衲僧試爲山僧定當看還有麼良久曰若無山僧今日失利久立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台州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水冷生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論師鳴指一下問東西密

相付爲甚麼衆人皆知師曰春無三日晴曰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這裏却不會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裏喧繁空山寂靜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來風不涼而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爲甚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珍重上堂風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叢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溫冷塞

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
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叅上堂嚴風刮地大
野清寒萬里草離衰千山樹黯黓蒼鷹得勢
俊鶻橫飛頗稱衲僧鉢囊高挂獨步遐方似
猛將出荒郊臨機須扣敵今日還有麼良久

曰匣中寶劔袖裏金鎌幸遇太平桂向壁上
叅上堂諸禪德還知麼山僧生身父母一時
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搥胷曰蒼天蒼天
復顧大眾良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肝
便下座上堂舉柏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柏說
與禪客黑漆屏風松櫈亮隔僧問如何是無
爲師曰山前雪半消曰請師方便師曰水聲
轉嗚咽

北京天鉢寺重元文慧禪師青州千乘孫氏
子母夢於佛前吞一金果後乃誕師相儀殊

五六

三四

特迴異羣童十七出家冠歲圓具初遊講肆
頗達宗教嘗晏坐古室忽聞空中有告師學
上乘者無滯於此驚駭出視杳無人迹翌日
客至出寒山集師一覽之即慕叅玄至天衣
法席遇衆請益豁然大悟衣印可曰此吾家
千里駒也出世後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入籠
入檻僧拊掌師曰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
曰了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上是天下是
地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熱身上衣口中食
應時應節既非天然自然盡是人人膏血諸
禪德山僧恁麼說話爲是世法爲是佛法若
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上堂
福勝一片地行也任你行住也任你住步步
踏著始知落處若未然者直須退步脚下看
取咄上堂古今天地萬象森然歲歲秋收冬

藏人人道我總會還端的也無直饒端的比
他鷄足峯前是甚麼閑事良久曰今朝十月
初旬天寒不得普請參師四易名藍繙白仰
重示寂正盛暑中清風透室異香馥郁茶昆
煙談到處獲舍利五色太史文公彥博以上
石六
賜白琉璃瓶貯之藉以錦褥躬蓋于塔居士
玉五
何震所獲額骨齒牙舍利別劖浮圖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三

音釋

驪鄰知切音離
千里馬也
同莊臨也
紐女九切音離
恆系也
切音龙
脣莫見切音離
麌糝視也
深黑也
也

銚蘇典切音跳
之光澤者名銚
同莊城同拂著也
譚與庞
江莫
莊